

更生齋集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三

陽湖洪亮吉著

新修甯國府儒學碑記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江以南得大郡三曰鄣郡會稽
豫章而鄣郡最大都尉分治東至山陰錢唐西又雜出豫
章郡界是也次則會稽又次則豫章今江甯安徽浙江三
布政司所屬半皆秦鄣郡地漢改鄣郡爲丹楊今甯國府
治卽漢丹楊郡治是甯國之爲大府自秦漢以來卽然地
大物博與會稽豫章皆爲江外都會其人物足以弁冕當
世其文采足以藻麗東南三歲中春秋兩試士獲雋者恒
倍他處夫程功速則報本必隆師儒多則學校益重而甯

國府儒學乃曠及百年不修非所以嚴祀事植士氣也守
茲土者亦時以爲憂然輒以工重費繁中止府所屬涇縣
黃田有涇德君子曰朱武勲偕其從子慶彩于雍正乾隆
中嘗以修學宮爲已責而一府之人無議及此朱君亦不
能違衆議遽自興作也乃自乾隆中葉後宛陵春穀秦漢
以來素號文藪者至是實學漸稀文采漸落科第亦漸不
振于是一府人士皆歸咎于學舍之不修俎豆之不肅以
至此焉官于此者始不得已而諷其所部之人君之孫曾
某某遂亟承先志毅然請獨任之鳩工庀材皆飭子弟督
其役越歲工竣視其舊則煌偉堅實過之凡用銀七千有
奇出于君之孫曾者六之五出于慶彩房者六之一費不

外求而工皆歸實是又善之善者朱氏之先徙自婺源于
宋時爲徽國文公近支今科第之盛甲于縣中蓋皆君崇
尙學校尊禮師儒一念有以啟之君曾孫理珣與余皆同
詞館遂屬爲文以紀之夫學校之在今日咸視爲不急之
務而君獨若饑之于食渴之于飲一日不可廢者以視漢
之文翁唐之韋珪或不多讓況國家至治翔洽一百六
十年矣

純皇帝創辟雖刊石經于壁與今

天子皆數幸學講求典禮孳孳如不及而朱氏之修建學
宮適承其後其所以佐右文之治樹正學之幟者又豈
規規焉爲利百年爲德一方者所可比乎吾知江以南十

數大府必有聞風而起踵行而不倦者卽以爲創始于朱氏也可

全秦藝文錄序

全秦藝文錄者吾友階州邢君澍官浙江長興縣時所著也長興于東南爲最繁君蒞事數年刑清政簡乃以其暇裒輯宋會要及金石劄記等書又以關中自唐宋以來疊經兵燹昔賢述作淪佚者衆復以二年之力精心搜采爲全秦藝文錄一書始自三代迄于有明其若干卷脫稿後卽郵以示余余讀之歎其搜羅之廣博類例之嚴整大致仿歷史藝文志等書而參以近人朱檢討彙尊經籍考之例分別門類條舉遺佚而後知君不特能于其官卽著一

書而其取材之博用心之審又如此也夫全秦爲天下之首從古載籍無不權輿于斯易則文王上下篇詩則周南召南書則泰誓秦誓又且言禮則河間獻王言春秋則劉向劉歆父子皆號專門之學是也史則司馬遷班固皆三輔人子則道德經二篇老子入關時爲關令尹喜所著其所入關昔人或以爲大散或以爲函谷類皆不出秦地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凡詩賦一百六家而以高祖歌詩一篇武帝所自造賦二篇弁其首是則經史子集無不權輿于秦舉全秦藝文而天下之藝文已採其原舉全秦藝文而天下之藝文又居其半君之此書所以爲不可少也抑余又有進者關中地勢極高水之停注者少自秦漢以後無

不引河渭涇洛數大水以溉田三輔之鄭白渠廣通渠龍
首渠甯夏之漢延渠唐來渠大河渠皆是他若漢中興安
則引褒水漢水蘭州則引阿干水灘水甘州則引弱水羌
谷水涼州則引谷水土彌干川水涇州則引涇水汭水安
西則引南藉端水肅州則引呼蠶水等以是溝渠之在甘
肅陝西境者不下數百然百餘年來故道湮廢水泉擁遏
反足爲田畝之害者蓋十居其九焉地勢瘠而民氣愁職
是故耳以君之學識官事之暇倘復能仿班氏志溝洫之
例于關中渠瀆所在勒爲一書名全秦溝洫錄他日州縣
長吏有能舉其職及實心爲民者案圖籍而疏濬之則有
益于鄉里者又豈在元虞集京東水利明王恕漕河通志

書等下乎余又拭目俟之矣

重修明太常少卿凌公祠墓碑記

吾嘗作續吳地冢墓志載黎里鎮有明太常寺少卿凌信墓其旁有菴名寶綸卽凌公祠屋也舊藏宣德時所給勅命及成化時賜諭祭墓之文故菴以名焉厥後子姓凌替日益傾圯一修于萬歷丁巳同里胡居士元嶽再修于崇正辛巳龔居士濟寰并爲置祠田繕庖廡迄今又一百五十年田鬻于住持僧某碑磨于遊方僧某其僅存之子姓亦無有過而問者徐待詔達源見而慨然謀于里人并太常之父明工部虞衡司主事凌顯祠墓亦並修葺工始于嘉慶六年至七年秋甫竣將立碑以永其傳以碑文屬亮

吉亮吉攷明史暨一統志江南通志凌公事蹟無所著錄
惟吳江縣舊志載凌顯黎里鎮人字彥光考授大興縣丞
欽給勅命陞工部主事後以子信貴贈尙寶司丞凌信字
尙義以楷書授中書仕至太常少卿及閱明史安南列傳
載憲宗踐阼命尙寶卿凌信行人邵震賜王黎灝及妃彩
幣灝遂遣使入貢是凌公未官太常以前又嘗爲尙寶卿
並出使遠國也夫宣德成化爲有明極盛之時公以善書
遂得致位卿貳與華亭之沈度及弟棨皆以楷書選入翰
林凡金版玉冊皆令書之其致身通顯亦與太常等稱雲
間大小沈學士云以是知士生承平凡有一藝之長無不
可濯磨自見太常與二沈均可云遇其時矣又嘗憶

今天子嘉慶四年亮吉尙在翰林適琉球國王以嗣位乞封于朝掌院事者將舉亮吉以往後值他事不果亦可知當國家重熙累洽之時持天子節越大海使萬里遠國得以紀其風土人物備一代掌故亦有命存其間固不可幸致耶凌公之由尙寶卿得擢太常或卽以出使故未可知也總之凌公之生獲以才自奮其沒也歷數百年祠與墓又頗見修于里中之後進使人過太常之阡訪寶綸之菴尙流連往復不置謂非身前後之遭際均有過于人者乎亮吉旣重待詔之能表章先哲又慮凌公父子事蹟久而就湮也故樂爲記之

萬刺史廷蘭重校刊太平寰宇記序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宋太常博士直史館樂史所撰史事
蹟見子黃目傳首所著又有坐知天下記掌上華夷圖等
今不傳史官至商州刺史判留司御史臺傳列其生平所
撰述不下數十種蓋史官南唐及宋初其時漢晉以來載
籍尙未散佚故太宗修御覽等三大書及史撰此志徵引
繁富多南宋以後所未見本卽以地志論晉太康土地記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關駟十三州記顧野王輿地記魏王
泰括地志賈耽李吉甫十道志以迄圜稱譙周鮑堅李克
周處陸機晏謨張勃鄧基任昉諸人所劄錄者多至百數
十種史雖不善決擇然零篇斷簡藉是書以存者實多此
其所長也至若地理外又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因人

物又詳及官爵及詩辭雜事遂至祝穆等撰方輿勝覽甯
畧建置沿革而人物瑣事必登載不遺實皆濫觴于此此
其所短也甚者佛肸叛之中牟在河北而此於開封所屬
中牟載入佛肸墓並云墓有二所漢書地理志雲陵雲陽
並左馮翊縣而云雲陵卽雲陽至以宋蒙門當漢蒙縣以
唐陵當楚棠谿蓋以譌傳譌多不參攷如此性顧嗜雜家
小說于洛陽下則載樊元寶爲洛水神附書潤州下載高
驪山海神以酒醴聘外夷女等事意在徵奇罔知傳信是
又非史例矣乃自序反譏賈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遺不知
已之病適與之相反也然地理書自吉甫以後藉以考鏡
今古聯綴前後實無踰此書宜其傳之久而必不能廢矣

自元以來雖刊本不一然皆不甚精審此刻自宋影鈔本
外能彙集諸舊本補其遺亡校其譌舛于近日刊本中最
爲完善則先生之有功于樂氏爲不少也刊成屬爲之序
爰書其得失卽以質之先生

送巨超僧自焦山移主山陰玉笥山方丈序

余自辛酉歲六月始識焦山僧巨超與之久處知其心性
明澈雖不涉世事而于世事無不周悉與世人交亦不離
不合而皆得所以自處余心識之今歲春巨超以其鄉賢
士大夫敦請之殷將自焦山移主山陰玉笥山方丈適余
亦自洋川書院移講席于揚州梅花嶺巨超來謁別并乞
一言以贈其行夫巨超浙人也今歸主鄉山方丈與昔人

之官鄉郡無以異矣余家陽湖距邗上亦咫尺今之移講席于梅花嶺也與宋士夫之乞就近宮觀亦無以異不知實則有不然者昔人之官鄉郡或委政上佐或責成判司類皆食其祿而不預其事至宋人之乞就近宮觀亦不過資其祿糈雖有提舉點檢之名實亦無一事也而主方丈則不然今玉笥山雲門寺爲浙東勝地寺以內焚修諷誦者率不下數十百人其禪律之精進梵誦之嚴整均視一人爲統率脫聚數十百不守戒律之人而彼教中不能檢押適有一破度敗律者則將誰任其咎矣主書院講席者亦然揚州爲東南名郡四方之士來肄業者亦不下數百人其學業之勤惰品詣之純雜亦視一人爲步趨脫聚

數十百不知勤學不識立品之人而爲其師者不能訓化
適有一踰閑蕩檢者則又誰主其責矣然則不知者或以
方丈爲高僧習靜之區講席爲士大夫養閑之地又豈知
各有專責與爲所必當爲者余與巨超又何得不彼此相
勗哉然余居山中久踈懶益甚驟居南北衝要酬應紛沓
心實苦之或不久卽當謝去而巨超之歸主鄉山也會稽
之松栢鑑湖之魚鳥禪定之後顧而樂之其所得又豈余
所可希其萬一哉其行速因率書所見以爲之叙

跋新唐書馬周傳後

余讀馬周傳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
覺泣數行下曰君之于臣益至此乎漢書外戚傳孝武李

夫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令上居
他帳中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云云及唐白居易作長恨
歌有臨邛道士爲明皇求致貴妃楊氏之說此不過情志
溺惑者耳世猶傳爲美談乃漢武明皇用之于私昵者文
皇帝則用之于賢臣且不特此也魏徵傳云帝夢徵若平
生及旦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
卒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
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
夫殷高宗之夢傅說或尙神其說以服衆心而太宗則實
因悲成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度越百王
直接三代得乎三代以下推令主者莫不曰漢文帝唐文

皇賈生之才又過馬周而文帝之所以待之者視文皇顧遠不及也然則百世之下才如馬周者或尙不乏讀周傳及諸人傳者吾知亦必有忽然而悲忽然而泣如吾之今日者矣

後蕭陶氏重修族譜序

作史者不可以不明譜系不明譜系勢必據各族之單詞以上亂歷朝之舊牒矜門族則有餘徵信史則不足其誅弊豈特新唐書世系表等然哉又上而唐初所修晉書又上而沈約李延壽所修宋書及南北史亦皆有此失請卽以陶氏論淵明集有贈長沙公詩其序云長沙公于余爲族祖則明與長沙桓公房非近支矣淵明又嘗爲外祖父

孟府君傳言嘉娶大司馬桓公陶侃第十女亦非所以稱
曾祖之辭 國初太原閻詠曾著論辯之余又得顯證二
云其一則稱長沙公爲族祖若淵明果係侃曾孫則襲長
沙公者于淵明爲曾祖之子當稱從祖于五服之次爲小
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又晉書陶潛傳祖茂武昌太
守今攷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斌稱範岱九人見
于舊史若茂亦係侃子則旣見于前傳又嘗官武昌太守
不可謂不顯及不見舊史矣或又以命子一篇詳述長沙
勲德遂以爲淵明祖侃顯證不知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
位望高勲業重者雖非本文悉得備述如史記司馬遷自
序載八殷王司馬卬班固漢書自序詳及侍中班伯事蹟

皆非本支無礙稱述蓋漢晉以來文士皆然非獨淵明也
顏延之與靖節同時所爲陶徵士誄亦不言系出于侃此
明徵矣總之誤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而梁昭明陶靖節
傳以及南史晉書本傳遂並承其誤也夫使淵明果爲侃
後則此襲長沙公者與淵明服屬甚近何得云昭穆既遠
已爲路人哉此又不待辯而知者矣九江陶氏舊譜明知
其誤又強移侃十七子中岱爲淵明祖是又與本傳祖茂
武昌太守之文牴牾益不足辯夫淵明爲晉世賢者其人
與詩皆足千古又豈藉長沙之勲業始傳者哉是欲表章
淵明而必非淵明之心也今後蕭陶氏世譜云出自晉康
樂伯回則與長沙彭澤一支皆系遠派考康樂以後自梁

及宋代有達人固無藉遠引二支以爲門望且茂爲侃子
不見于侃傳中夫家之有譜所以信今而傳後也今旣無
傳信之書義當在闕疑之例是又亮吉之欲與名宗賢士
大夫共商之者矣又況今日之家譜卽他時國史之所憑
一失其實則後人何述焉今之序陶氏族譜非僅爲凡爲
族譜者舉例兼欲告後之作史者慎無信單詞而失其實
也

長流水關神武廟碑記

人有代謝神亦有代謝神代謝者若周之杜主漢之城陽
景王漢末蔣子文諸人是也惟忠義之氣塞天地者則歷
百世如一日焉神武與唐之張許宋之岳忠武是矣而神

武廟尤徧天下已未歲余以罪戍伊犁出嘉峪關抵惠遠城東西六千餘里所過鎮堡城戍人戶衆者多僅百家少則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廟廟必祀神武廟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注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或云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繫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曰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爲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鎮甯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土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神本謚壯繆本朝定謚神

武余蒙

恩赦回過長流水值里人欲新神廟乞爲記

其壁如左云

法式善祭酒存素詩序

一代之興必有碩德偉望起於輦轂之下官侍從歷陟通顯周知國家掌故詩文外復能著書滿家以潤飾鴻業歌詠太平如唐杜岐公佑明李少師東陽者庶幾其人焉少師雖家茶陵然其先世卽以成籍居京師與生輦轂下無異也若余所見則今之國子祭酒法時帆先生殆其人矣先生二十外卽通籍官翰林回翔禁近者及三十年作爲詩文三館士皆覽錄之以爲楷式先生又愛才如命見善若不及所居淨明湖外距黃瓦牆僅數武賓客過從外卽

鍵戶著書所撰清祕述聞槐廳載筆等數十卷詳悉本
朝故事該博審諦人有疑輒咨先生先生必條分縷晰答
之不以貴賤殊不以識不識異也先生性極平易而所爲
詩則清峭刻削幽微宕往無一語旁沿前人及揣摩名家
大家諸氣習校懷麓堂集似又可別立一幟不多讓也余
爲詞館後進承先生不棄前後倡酬者五年今余以弟喪
乞假歸先生曰君知我最深序非君不可余因曰先生之
所居李西厓之舊宅也先生采擇之博論斷之精杜君卿
之能事也然則他日撰述益多位望益通顯本學識以見
諸施行者視一公又豈多讓詩文特其餘事耳余行急請
卽錄是言以爲序

釋髦

髦見于詩栢舟者曰髧彼兩髦見于禮記內則者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鄭康成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髧其見儀禮旣夕者曰主人說髦鄭注云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剪髮爲髧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其見于禮記喪大記者亦同孔穎達正義云髦幼時剪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髦之形象則鄭康成及孔穎達賈公彥皆云未聞今攷其

制人子幼時髦蓋翦髮爲之今之幼童髮覆及額是也及長大則或編髮爲髦以象幼時之狀鄭注及陸德明釋文可證矣鄭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髦陸云子生三月翦髮爲髦長大作髦以象之是也其制當如婦人之假髻今吳俗并有不用髮或結絲爲之以覆小兒之首前垂至肩際後垂過腦于其上設二角俗名曰鬻髦又譌曰多梳亦有祇結半邊者或卽古人垂左垂右之別其形狀當卽古之髦也孔鮒小爾正亦以弁髦爲太古之冠杜預左傳注云童子垂髦校弁與髦雖二物皆可以覆首杜注似合爲一亦非髦知非盡眞髮者蓋一則曰飾二則曰象又曰用則非天然所有可知況髦而曰說說又作稅皆爲說除之

義與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稅服而入內宮孟子不說冕而行一例毛詩禮記正義又云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是明其可說可著非真髮明矣然雖非真髮古人亦必以髮爲之說文髣髮至睂从髟敫聲引詩紉彼兩髣是也蓋髣本作髣又作髣義並同釋文髣冒也覆冒頭頸也則翦髮編髮義並可通詩之干旄秦之有髣頭虎賁漢之有髣令皆注髣于首又皆取覆冒之義其形象蓋皆倣髣爲之也爾疋髣選也髣俊也皆因文生義非髣字本訓郭璞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髣說亦可通

後魏書音義叙

十三經皆有唐陸氏釋文宋賈氏音辯以迄歷朝所著音

釋義訓及古音古字補音補義等無慮數十種獨史則不然惟史記有集解正義索隱三家前漢書有十三家音義三國志有裴松之補注後漢書續漢書有劉昭李賢等注晉書有何超音義此外若新唐書董衝釋音既不載所引書名五代史徐無黨注又寥寥無幾更非何超等可比矣嘗以爲隋唐以來之史得失參半且卷帙浩繁爲音義者尙可緩獨沈約宋書魏收後魏書成於一手文旣奧衍義例亦嚴尤不可無音義中歲以後補三國東晉疆域志等竣卽思爲之顧服官於朝凡三館纂述皆預名其中未暇及此也旣又以罪戍邊垂雖不久赦還而精力漸短不耐煩瑣今春以事過宣城值同年生凌君廷堪以名儒教授

此地坐次出近所撰魏書音義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而
以爲實獲我心也顧此書音義亦有數難一則代北複姓
及命名等類字或半出六書一則地形志眞君以後所改
西北諸郡縣名義例亦難槩悉一則釋老等志俗字極多
又多引浮屠氏等書非精通彼教者不足紬繹其義君則
經史之外於道釋二藏本所素諳凡諸訓義證以中經參
之內典又自方言說文釋名廣雅以降凡訓詁之在唐以
前者無不旁搜畢采徧旁字畫之正俗亦一一抉摘其原
蓋數閱寒暑乃成且能以其暇爲伯起辨誣洵屬史家所
不可少之書矣夫唐沙門元應等注一切經音義旣半引
儒家而君注此書又旁資二氏又可謂不拘一法及無礙

著書之例者也余雖衰陋然宋書音義亦粗有類例他日當付兒子飴孫足成之或可附君此書以傳耳

西園記

西園者余所居西偏隙地歲戊午自京師乞假歸以廳事隘因卽其地構屋三椽隨牖之南北而六之前疏爲小池環以峭石牖之北則列竹焉今澹香斜月西堂是也未落成卽入都又遠成絕域往反者二年旣歸杜門省愆不更遠出鄰有廢圃友人復爲購得之距堂北僅數武遂築樓三楹樓之後架平臺以眺東北隅與宮樓玉梅橋及楊園陸園諸勝名臺曰曙華名樓曰卷施閣名樓以下曰紅豆山房樓前皆疊石爲小山石徑曲折蒔古梅及紅豆金粟

青桐紫微共十數株春秋二時可憫岑宋左有廊通西堂
發曙卽乾鵲噪其上遂名乾鵲廊迤西南得平屋二層因
其舊而新之名其北曰更生齋齋有後楹列架藏所著地
理書木刻于內名曰墨雲軒墨雲軒之右複道以通于南
亦二楹名收帆港葢于驚濤駭浪中得歸藏息于此是以
名也嗟乎人生不過更蜡臘數十此數十蜡臘中所居又
已三徙卽云定居此矣而衣食奔走十之五仕宦又去
其二戍所往來去其一則得居此者亦暫耳然惟其暫益
不可不記況屋無定主吾子孫不能有則他人居之他人
居之亦不可不知本末爰書以揭于壁俾後之居此者得
以覽焉

敕封承德郎翰林院待詔加三級徐君妻吳安人墓志銘
余以壬戌十二月道出黎里始識翰林院待詔徐君達源
并聞其哲配吳安人之賢復素嗜吟詠所著有寫韻樓詩
若干卷恩粹別去未暇授讀也今年三月余授徒徽甯兩
府界之簪嶺地居萬山中忽見有冒雨至者則徐君僕也
發君書始知吳安人已于又二月二十三日謝世瀕危屬
徐君轉乞余志墓之文徐君諾之乃暝烏乎余與徐君交
僅半年何兩人者前後悼亡若出一轍耶按狀安人姓吳
氏名瓊仙字子佩一字珊瑚吳江平望鎮人也年二十始
歸徐君性婉淑能得翁姑歡翁卒哭泣盡禮所以事兩姑
者益謹徐君耽讀書不甚問家人生產凡會計出納皆安

人主之規畫井井暇輒助徐君校書或分韵至漏三下乃
息顧體弱善病又叠遭父母憂益哀毀骨立今年春忽患
痢不止竟以是疾卒年甫三十六病方劇適余與徐君書
并所贈詩安人尙令兩婢扶起讀竟乃臥其性嗜翰墨如
此余嘗謂女子不可有才才過人則不寡必夭折否則或
遭危險困阨有非可以常理論者漢徐淑晉謝道韞唐封
綯等十數人特其較著者耳余並世所見亦已五六人今
安人得歸徐君相莊者幾二十年徐君負時名膺清秩中
間惟官京師半年與安人別耳餘則皆彈琴賦詩焚香讀
畫之日也卽此半年中從郵筒寄安人詩前後至二十餘
首伉儷可云篤矣安人年纔未四十然子若女已林立蘭

茁桂挺其長者讀書已有聲則安人不可謂天居江南浙江之間東鶯脰西虎阜山水清絕時奉太夫人出遊則境不可爲困徐君家有桑三百株栗田五六頃安人經理之歲入常有餘則家不可謂貧倡隨得徐君不可謂非嘉耦性又聰穎詩文外繪事無不工暇卽發揮煙雲摩寫花鳥十餘年中得寫韻樓詩至數百首不可謂非奇福然則安人雖未永年亦可以自慰于地下矣若徐君則又何悲焉余妻蔣宜人亦以客冬謝世雖齒長于安人二十年然早困米鹽中更憂患末又苦疾病處境無安人之逸也安人子三長晉銘年十二次晉錫年七歲次晉銘年三歲女三人徐君將以此年四月十六日厝安人于南冒阡其走千

里乞銘于余者安人之志也銘曰

恒娥抱魄天姬織絲女子有才非云福之楚蒙悼亡芳苒
傷病女子有才兼妨乎命禽魚花鳥畫奪化工煙雲月露
思與天通三絕是嬈百憂亦攻蘭芳而鉏苗秀而握凡似
此者均不白髮斷炊寒食云以寄哀續命上已魂兮倘來
三層之臺百尺之榭定有吟聲出乎良夜

崔上舍金南覆車懸鑑引

天地之氣薄而後有豆疹蓋自唐末後五代始唐以前無
有犯豆疹而麻者名醫著書亦未有詳及豆疹者蓋天地
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
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

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近世又有種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藥劫之往往至于破敗決裂余嘗譬之其病自至而死者令終者也其病未至而矯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無異于兵殺者也然則爲父者卽愛其子爲祖者卽愛其孫不妨時其飲食寒暖以待其氣機之自發何必矯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太平崔君金南患其里俗信種豆之說懼其害者不一爰爲覆車懸鑑一書條列其利害于前洵可云救時之苦心保赤之要術矣以其立論多有與余合者爰爲之弁其首云

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一寄張太守祥雲

一方之志沿革最要漢廬江郡無江以南地其證有五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故淮南明建郡在淮以南非江以南一也廬江郡所統之縣至十二無一在江以南者人或以尋陽縣爲疑不知尋陽舊縣本在江北晉南渡後溫嶠始移至江以南是以地理志尋陽縣下原注云禹貢九江在南二也試以沿江州縣計之今自池州府東流縣以上爲漢豫章郡彭澤縣地又上爲漢柴桑縣地東流以下今貴池銅陵諸縣爲漢丹楊郡石城陵陽二縣地又下爲蕪湖縣地并無隙壤可以建置廬江郡三也新志所依據以爲廬江郡在江南者僅因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以爲徙王江北則

郡必舊在江南故依此立說除此則別無明證也不知廬江九江之地秦漢以來皆稱爲江西蓋大江自今安慶府以下勢皆斜北而東故江至此又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亦云楚分江西爲三國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溪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元帝紀時戴淵在江西時淵以司州刺史鎮合肥晉書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郝鑒傳拜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是古無以廬江諸郡爲江北者廬江王徙王衡山正自江西而

徙江北蓋衡山王舊都邾見史記項羽本紀邾卽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漢故城卽在縣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正在大江以北四也晉書陶侃傳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卽其證若漢書地理志言廬江出陵陽縣東南北入江卽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郭璞注彭澤西水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江此彭澤卽地理志宛陵縣下之彭澤聚非豫章郡之彭澤縣也水經注傳寫衍一縣字耳何以見之彭澤縣在漢陵陽縣西南幾四百里如果至彭澤縣入江則當云西南斷不可言西北言西北者水本從蕪湖界入江于陵陽正西北也三天子都在陵陽東南或言陵陽或言三天子都其實則

一廬江郡本兼山水以名廬山既界江之中廬水又自南而北正當廬江郡東境爰取以名郡五也今新志于首篇沿革下言漢初爲淮南國統四郡兼有江南又云漢時廬江郡江南之地不知于何時割去數語似未審諦爰書此以質之

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二

又閱新志山川下云廬江有冶父山云卽左傳桓公十三年楚羣師所囚之地巢縣東三十里有梅山云卽左傳襄公十八年右回梅山所在又古蹟下府城同食館云卽左傳文公十六年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之處以迄無爲州之有漢陰陵故城廬江縣之有何晏等墓此皆誤自昔人者

也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至合肥之有慎係東晉僑立今以爲東晉分遂道縣置又慎縣宋紹興三十二年避諱改爲梁是宋之梁卽晉之慎今列作二處是又今日之未及訂正者也其尙有漏畧者如巢縣西北有橐皋故城又有僑斄縣故城之類是矣又有古今方名可以類推者漢縣類皆以山水得名今無爲州北境有襄河與全椒縣界則漢襄安之名蓋取襄水安流之義可知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而丹陽郡下又引桑欽言淮水出陵陽東南北入大江所出同所入同是淮水卽廬江水又淮水下流名魯港又名魯明江至繁昌縣境入江廬魯音同魯港當卽廬江音之轉是千

餘年來地理家所不能悉者今以源流道里驗之歷歷不爽既足破昔人之疑又可以補今志之缺想足下亦必助我稱快也再攷新唐書及十國春秋唐文德元年楊行密遣廬州將孫瑞攻趙鐸于宣州鐸將屯褐山斷行密糧道瑞因築五堰于魯港塞通江之水又可知淮水出江卽抵廬江郡境道本徑便故漢初取此水以名郡耳

明周恭節公文集序

文章之傳以其工也乃有無意求工亦不必求工而其傳卽極天下之工者亦遠不若焉則豈非文章之外又別有維繫于人者在乎有明嘉靖中以文章名者王元美李于鱗歸震川唐應德等不下十數人可云刻意求工矣然而

八編四部以及震川類稿白雪樓集等人或闕而置之其
愛憎又或隨風氣轉移焉獨至楊兵部椒山集沈錦衣青
霞集雖寥寥一編而人之尸祝之俎豆之者無知愚賢不
肖之異也則其故又何哉太平周恭節公之集亦猶是而
已矣公得罪與楊沈二公同在請室歷五年所稍幸者僅
僅不死耳然當其伸紙握管叩心泣血又豈有死不死在
其胷中耶又豈知死之在他人而不死者或在一已耶蓋
其激發于忠義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洞燭于古今成
敗興衰利害得失者亦豈小儒淺學之所能讀公之文亦
可以得其槩矣余嘗數至太平訪黃山三十六峯卽山海
經水經所云三天子都也又嘗尋陵陽江之源卽桑欽所

云淮水班固所云清水其下流卽李吉甫等所云青弋江也山水之奇如此意其鍾靈毓秀必有大異于他處者顧太平自唐天寶四載分縣以後其能挺名臣之節著循吏之聲者實惟公一人與天都青弋競勝焉則魁士畸人之在世又豈易覩乎公裔孫先登從余遊會導謁公遺祠祠正在山水間松栢林立百載後尙有生氣偉矣哉洵足與天都青弋共著不朽矣余昔在京師暨過保定亦曾謁楊沈二公祠其傾慕禮謁與拜公祠無異也旣退而讀公之集有不能已于言者爰書之以爲序

詰授朝議大夫山東濟南府知府改補京員徐君家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惕菴先世由江陰馬鎮遷武進呂

市橋遂世爲武進人五世祖夔州府通判東旭以次子元
琪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祖龍游縣知縣元璞曾祖
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生材父瓚乾隆癸酉舉人四川新繁
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大兵勦金川酋將軍溫福于木果
木營失事瓚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兩世皆贈如其官君
兵備君長子也性開敏自幼時讀書卽曉大義受業同里
檢討李君英之門盡傳其學稍長補博士弟子兩應省試
不售遂入都以辛卯舉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分部以主
事用尋補戶部浙江司主事明年以父難奔喪歸服闋擢
本部員外尋轉郎中其間隨原任大學士三品銜李公侍
堯至湖北審辦事件君條分縷晰務得實情以是知名京

察一等選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萊州邇海俗刁悍難理及
君蒞任民情翕然未幾以州民張子布事落職繫獄子布
性闕冗娶羅女爲婦子布外出婦弟有良將姊轉鬻他所
子布歸詢婦所在子良無以對遂相與毆詈有良強毆子
布斃時有良母在側有良恐母漏其事因并毆斃母有頃
子布復蘇有良遂以母死誣子布知州事郭某卽據原報
申轉君廉知情實駁令改正郭某堅執不從一方大吏爲
郭所蔽反以失出罪君立奏削君職繫濟南府獄事且不
測君割案牘尾作訴狀令所親赴刑部控告有 旨令
尙書胡公季堂侍郎吉慶公赴平度讞其獄讞日忽非時
雷電大震一府官吏失色有良不待刑詢卽將弑母狀盡

情供吐事乃大白卽日復原官旋調泰安府知府尋又有泰安縣民張承宣夫婦一案承宣爲張培嗣子素不爲父母所喜培與妻朱氏及張成文等共商將承宣夫婦勒死移屍一里外棄園內以自縊報縣又誣縣學生薛杪與承宣婦姦爲培夫婦猝遇遂羞愧自盡君細核情節不符移獄府中親讞之逾月始得其實縣亦堅執原讞不從別請委官檢驗迨發棺日傷痕與君所指一一不爽乃抵張培等罪君在山左屢平大獄益有聲遂調濟南凡諸府有疑案必委君覆訊無不得其情而止君見地明決又善揣度情理遇疑難事他人血膚不能決者其真僞曲折君輒以談笑誘勸得之平反凡數十起傳者以爲神明同官屬吏

亦自以爲遠不及也任首府遇事無所讓又素慙直屢以事與大府爭執大府雖以計典薦君心勿善也及君入覲純皇帝尙憶君平度州事卽命記名遷有日矣大府

忽撫君他事鏘君數級迨事白得開復君遂以母老呈請改京職得旨以部員補用尋卽乞假歸養逾年母楊

太恭人始卒君居喪盡禮服闋未及赴補今歲春夏忽患瘡疾至冬病益劇遂以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年五十有七君居家孝友坦懷無城府與人交不擇流品人皆樂其平易然素持繩檢者亦以是少君尤工書生平作詩至數千首類皆直寫胸臆不拘拘古人格律至其歷落可喜處一如君之爲人今所存百二十硯齋集是也平時達觀

過人里居日常賃地一厓卽料量竹石位置亭館然賃券
實不過二十年人或泥君君笑曰吾以寄興耳二十年後
豈復有所謂徐大榕哉余嘗舉以告人曰若徐君此言則
士大夫之求田問舍規規爲身後計者可不必矣君娶于
姜封恭人子三維繫國子生早卒維賢世襲雲騎尉仍準
生員應試維翰年甫二歲女二長適陸某次字歛縣程氏
尙幼余與君同歲甫出塾卽訂交自居里中及京邸君處
事或失當未嘗不規君君不以爲忤也今其遺孤以家傳
爲請爰不辭而爲條係如左烏乎余自成童日里中之友
與余同歲者至十數人十年來相繼殂謝惟余與君在耳
今君又卒而余復悼亡日近濡筆述君不自知其涕之何

從也

禮社薛氏宗譜序

黃帝二十五子一任姓其先奚仲居薛爲夏車正禹就其地封之于漢爲魯國薛縣今爲山東兗州府滕縣地縣東南六十里尙有奚仲山李吉甫云奚仲造車于此是以名也薛之先最顯者于商爲仲虺祖已于周爲文王外家武王克商復封于薛春秋時薛伯是矣于漢爲御史大夫廣德于魏爲鎮東將軍安都于唐則曰訥曰稷曰超皆爲宰相曰仁貴曰嵩曰平或爲大總管或爲節度使並見新唐書世系表而其支分派別者則又有南祖北祖西祖分地徙居者則又有河東新蔡沛國高平此薛氏唐以前之大

畧也然以余攷之周秦以來以薛爲氏者亦不盡皆任姓之裔戰國時齊田氏封于薛再傳爲孟嘗君後子孫亦以薛爲姓又字書無薩字攷菩薩二字皆以草受名說文云薛艸也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菩薩本作扶薛宋張有復古編又云薛別作薩非是今之以薩爲姓者又本皆姓薛或得姓于草或得姓于二氏取扶薛爲義是又與任氏田氏之薛判而爲三矣且卽以吾鄉論有義興之薛有江陰之薛有無錫陽湖分界五牧之薛姓雖同而宗派別亦不可強而同也今禮社之薛實由江陰而分自宋以前世次雖缺畧無攷而元明以來則條分縷晰昭穆秩如謂非名宗之多賢士大夫而能若是乎夫畧其所疑而詳其所

信作譜之法與著史同今之序薛氏之譜不敢定其爲出
于何姓與析于何房蓋其慎也卽所以爲禮社之薛傳信
也時嘉慶八年歲在癸亥秋孟

曾孫用懃校刊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著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勲簿官閥生卒歲月具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荅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卧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

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朕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扎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卽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

則賊馬十倍于我甯得脫耶前一事余值內廷曰成親王爲言之後一事在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純皇帝末年和珅橫甚公業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恐死以待者實欲俟

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君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

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書劉文正遺事

劉文正公名統勲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命臨視決口久

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氈笠御大繭袍微行出公廨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稽料山積牛馬雜遝繫車轅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復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或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芻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

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賒衆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驛卽諭傳巡撫恭請王命并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皇縛某縣丞來踰轅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謁因大聲曰口一日不塞則聖心

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甯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丞以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叅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尙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卽命樞縣丞職柳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稽料車無一在者又二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

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
蒼白叟歎咤不止旁繫兩牛一車叟榮澤人距決口三百
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駝糶料抵工所某主
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糶料斤兩云止九十七斤余
不敢爭也叟故詆諧因指二牛曰豢養若數年日食料數
升稽數束不意恒弱至此駝不及百斤也蓋河真之肆橫
藐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
出一任其慘肆荼毒及糜費 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
漁利老人年七八十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
奉使遠出所挈祇二奴用驛馬不過六七匹抵行館即使
二奴居後驛公處其前臥亦如之公食畢呼二奴食奴退

微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臣出使無有逾公者然究未嘗于令甲外有所加也厥後奉使者不然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羸民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縣者矣有跼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縣官惴惴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威嚴及侈興馬厨傳者以萬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出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法以救目前于是調腹內州縣疊處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甲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 召

對公屢主撤兵議

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

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

天暑甚公適在三天中檢視諸皇子日課忽廷寄

至令公一日半馳詣熱河公至澄懷園索肩輿卽行馳到

曰已過午卽時召對曰昨軍報至木果木僨事溫福

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卽對曰日前

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料阿

桂必能竣事乞專任之

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留京事重汝卽日回可

也蓋公晚年

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待公而決者卽此二
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故纓斷
卽弃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東華門忽悶而仆
額駢福隆安以聞

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
朝臣無有過者實公之盡誠有以致之也公之前爲大學
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
采聽未審敢俟異日次則協辦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
淦大學士海甯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事必廷靜
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
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亮吉敬
釋二語

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盡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
能及者國家重熙累洽億萬斯年職是故耳紀文正事
因并及之文正前一事河南人皆能言後一事亮吉在
上書房行走得之餘則同里貴西兵備道趙翼以中書值
軍機最久以目所覩者爲亮吉言用敢錄入焉

書裴文達遺事

裴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余入詞館距公卒已二十
年不及見也然余所蒙識拔者皆文達所識拔之人時時
告語曰裴文達某事某事云爾公賜宅在內城石虎胡

同購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憇賓客門下士往來者于闔人
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左右若待客
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者咸詣軒與公餞歲忽司闔者至
公側耳語公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
告人耶卽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大定兩五十公數
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潤耳
數不足復命入取之徧給乃止公食指旣廣又賓客常滿
坐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午尙未具食坐客有愠者
公覘知之卽出語曰諸君他日皆飫天廚頒克食之人豈
矜矜于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尙未食不獨客也客意
乃解

純皇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材曰
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
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時公房師大學士蔣
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爲寒素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
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卽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
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留之乎文
恪唯唯公知文恪性濶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
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第送詣某書記廳云
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卽挈
孝廉巡歷聽事側兩廊見屋比櫺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啓
遂徑入見榻上亦有臥具遽命僕撤出貯聽事中語孝廉

曰君行李至卽安置此但出必須鍵戶慎勿啟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卽速詣聽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卽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卽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徧入客館見一臥榻卽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脩爲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爲數四以牒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還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爲一事亦未嘗一面文恪蓋陳節濶目如此然無礙其爲太平宰相也故因文達連類及之自數公以後風氣又變非鑽營競進之士及以賄交者

不開閣款客矣前一事表布政鑒爲言之後二事皆畢宮保言之宮保自言愛才已不及公十之一二余識公子及孫好春軒者亦曾一詣焉

書李恭勤遺事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

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

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

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迂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僊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蹙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礮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與庫皆若

沈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裒聚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旣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卽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讌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讌一客成都將軍者新蒞任不爲置酒則太愬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烝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爲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媼爲饌饌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卽見自正印以上解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

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爲汝發
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
廳皆食以饌儼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
受司道謁賀卽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
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
必日昃始歸徒苦儼從無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
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
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
缺額者漸已填補布政司王站佳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
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

命視學貴州嘗道

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

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
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
出迓于道左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
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
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頻蹙
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顧繡貼地者侈風一啓他
日伊于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
爲官大吏者勸

書朱學士遺事

朱學士名筠大興人以乾隆辛卯視學安徽延余及亡友
黃君景仁襄校文役先生學不名一家尤喜以六經訓詁

督課士子余與黃君亦從受業焉時先生請于 朝乞刊

三字石經并求校明永樂大典由是特開四庫全書館搜
采遺佚校正缺譌凡宋元以來所亡之書于永樂大典編
韻中輯出者亦不下數十百種實皆自先生發之也先生
以讀書必先識字病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
文初印本延高郵王孝廉念孫等校正刊行孝廉爲戴吉
士震高弟精于小學者也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錢市之先
生性寬仁不能御下校官輩又借此抑勒并于定值外需
索以是不無怨聲然許氏之學由此大行先生去任後二
十年中安徽入府有能通聲音訓詁及講求經史實學者
類皆先生視學時所拔擢夫學政之能舉其職者不過三

年以內士子率教及文風丕變而已而先生之課士其效乃見于十年二十年以後若此先生每試一府畢必進多士教之值發放日辨色卽坐堂皇日不足或然巨燭畢事蓋先生本口吃諸生自一等至三等十名以上加以歲科兩試新進者不下數百人必一一呼至案前舉卷中得失利鈍詳悉告語又視其質之所近復教以讀何經習何義訓其初坐堂皇也縣門奏樂畢重門洞開學校各官巡捕官以及唱名抱案書吏各色雜役無不依次入肅立左右久之倦又久之飢遂稍稍散去日昃後惟學使及唱名者一人諸生執卷以聽者三四人餘則窺學使仁且不較細故去已無可蹤跡矣一日始過午學使與諸生方講藝忽

有戴笠策杖據案旁箕踞聽者學使回顧愕眙曰汝何人
何自至此曰余貿易者過署外值重門洞開無一人故聊
入散步耳語竟復曳杖去聞者無不傳以爲笑課士日亦
必終日坐堂皇令一童子饋食食竟童子卽飛步去所與
談者惟監試校官耳一日語校官曰昨作一詩饒有古意
諸君幸正之因頰呼童子不應笑曰童僕不可恃如此余
獨不能入取之耶其簡率皆此類其降調入都也亦爲門
下士大興徐瀚所誤瀚卽司刊說文者蓄厚資後以飲博
蕩盡先生仍錄入門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

書畢宮保遺事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

湖北教匪往返籌餉及銷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
勞卒于辰州軍營有 旨加太子太保 諭祭葬其

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昶立傳及墓道碑本末悉具
今特錄遺事數則得之翰林同官及公所自言與余所親
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然公遭際實
亦半由此乾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
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
晁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
書倘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并候榜發耳湘衡書法
中下卽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語竟二人者
徑出不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

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
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卽及之公經學屯
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
童君名第十一蓋是年讀卷官秦尙書蕙田奏殿試佳卷
獨多故進呈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以久次
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

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

御座最近先是勵編

修守謙侍班日行立欹斜特

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

班勵窘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
須君代我我業語君卽歸閉戶臥倘誤不任咎也公亦不
得已代之翊日

上三推畢回坐 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在

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卽出奏曰布穀卽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第一人因 諭曰汝能詩乎

對曰翰林職也

上喜卽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韵詩呈進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及已官巡撫復值

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于此曾拔擢一人蓋指公也公性寬平官陝西久諸細事或弛廢適

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

西安人不去意欲翻駁數案及鉤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也不敢與鉤禮每曰平明卽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已也厲威嚴不得發留數日意不懌馳去于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送之獨遠復執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聞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衍留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人一署中疾之若讐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衆卽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共處

則亦有法因別構一室處孫館穀倍豐于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田產資畜皆沒入官云

書杭檢討遺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于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

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慙直末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

純皇帝怒抵其卷于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

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
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
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 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

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
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踈嬾甚或嬾月不衣冠性顧嗜錢
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牀下或至尺
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
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讎使非先生
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
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生或積官至大學
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特

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諱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閨堂笑乃別余年未二十省從叔邦溝始識先生先生見所擬樂府及古賦奇賞之留語數日曰汝後必入翰林不可不知掌故因日舉翰林故事十數則告之及余入翰林而先生所言規制已大半不可行蓋不及三十年風氣之變如此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唐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僊橋下時吾鄉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

揖曰前輩在此平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掄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却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其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書至此客適有過訪者見而笑曰不修邊幅與博徒戲若此尙足記耶余曰誠如若言然以視士大夫罷閑後日飭章服出入官廨于預公事並修飾輿馬僕從者以檢討視之不尙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是當記

書提督花連布遺事

提督花連布滿洲鑲白旗人以世職歷官貴州南籠鎮總

兵余視學此方始識之公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自言少時讀書曾習論語左傳襲職後乃輟讀學政例歲試武生童必移文所轄總督乞派副將以下一員監視騎射蓋立法之始恐文臣不諳弓馬故余試南籠所派適公標下參將余按定制正坐演武廳而參將及提調之知府左右坐公聞不悅日晚會讌公所尙愠見于色余笑曰非妄自尊大實向例若此耳況公不讀左氏乎王人叙諸侯之上語未竟公意頓釋後兩人者意氣合遂約爲兄弟時從弟顯吉留太守署中一日見公以公之官稱之公不悅曰吾與若兄交汝何外我耶因拉入署中令妻子出見歲時饋問若骨肉焉歲乙卯公當入覲半道適銅仁紅苗殺官吏反

貝子福康安以總督進勦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公大營日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又獸駭豕哭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貝子如此百晝夜須髮畢白余時報滿將入都以書別公復書曰事勢至此與君永訣矣他日史館中爲余作佳傳可也時公已擢提督加太子太保後半歲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巨礮一鳥鎗三旋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力轉入巖石下折頸乃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則顱骨皆寸寸折兼失一臂特

旨賜祭塋并建碑墓上

余時正派揆進擬文字碑文卽余所擬進也公死事曲折

亦櫟括爲叙入云

又書三友人遺事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繙閱卽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其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衆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卽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

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諏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頻以有用之學相勗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權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領之不荅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

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不能柰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謫又如此

武億偃師人生而長九尺要腹偉甚善讀書成進士後常居京邸假朱學士筠程編修晉芳兩家書讀幾徧與人無

欵曲嘗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決囚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蹙額隕涕者億獨色不變翁學士方綱與億有淵源億顧不喜之殿試日對策保和殿日晡學士派收卷亦至殿中語億曰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億忽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乎欲拳毆之監試諸大臣呵禁乃止官博山縣知縣民愛之若父兄嘗以公事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億疑以裨官中事相謔也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婉謝失言乃止其罷官也大府亦知其枉欲爲入醵捐復億不願也博山民固留居縣中亦不願然實貧不能歸因歷走諸鄉郡縣修方志授學徒以卒卒之

三月余自伊犁蒙恩赦還道出偃師見西郭外武氏先隴有新土阜心固疑之入縣問則億果先卒昨見者卽其新隴也億及汪明經事吾友孫君星衍爲作傳已詳列之茲特記傳所無者

汪蒼霖錢唐人少卽走京師以國子生客甯郡王邸數十年工詩及書正甚重之晚始得官爲江南句容縣縣丞歲乙未縣中大旱赤地數百里縣民無食者研石屑及糜土以食名石屑曰觀音粉後又掘蘆根食適大府勘灾入境蒼霖裹數物示大府大府怒命跪行轅外一日晚復召入斥曰汝何官狂惑若此蒼霖伏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隨諸貪黠者病民欲于中流中作一砥柱耳大府笑曰汝

誠砥柱但砥柱太短也叱出之又嘗奉檄運米賑淮安水災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賦災民謠三章乃反爲丞氣必凌出令上蒼霖年故長遇本縣令及他令率以弟呼之不拘俗格也賑災銀有餘令私分餉之大怒欲舉實令恐并入已者捐置公所備添賑以勞調江甯縣丞丞解在雨花臺側余以事至江甯必過訪之值蒼霖據案決事必命僕先引入內署決事畢始入曰吾不敢以友故妨民事也性佞佛余故斥毀之以博笑蒼霖必歷述因果及毀佛者所得惡報以相懾余輒以他語乃止嘗以公事赴吳門同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並傲且其始皆歛產也泛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世中曰君誤矣余實君曾大

父行也蒼霖志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以救獲免後余官京師聞蒼霖攝本縣事數年甚有聲時兒子館孫歸試因札之得報書極言爲令之難與雪冤獄數事未幾聞蒼霖死矣以不得大府歡歷四考究不得遷

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書及紀事詩後

此手書一紀事詩二毛君守簡州城時所寄也君名大瀛寶山縣諸生善屬文及詩試輒不利五十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陝西河南四川諸處大府奏君隨營以功擢知縣尋又擢簡州知州土賊復起君城守踰時援不至城陷罵賊不屈死距發書時僅五月耳君爲幕府牋奏最工業此者二十年其在山東巡撫國泰幕幾十年國泰

者君在京邸時素識約爲兄弟者也出官山東卽挾之以行國性暴戾妻子僕隸皆若不可一日共居獨重君始終無纖毫芥蒂君質直嘗面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盛怒時或至撲妻子刃僕隸獨得君數語卽解以是署內外事君如神明國亦飭所親下人奉君若奉已君或赴試則一府中環以泣阻其行若勢不可留則各囊金爲贈君一入試則所獲無筭君亦隨手輒盡不餘一錢也在幕府日國四鼓卽促君起然巨燭與分按治官文書日出事始竣國讀書不甚分句讀顧酷嗜作制舉文日必拈一題強君共作方御史錢澧之特糾國及山東虧缺庫項也

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馳往勘實其弟國霖

覘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南國倉皇喪魄時署中積金實無數因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尙纍纍公廨後有珍珠泉深丈許遂昇至泉側沉之後撫臣明興濬池尙得金數十萬蓋國贖賄如此事大露逮國入都下刑部獄治罪君亦隨入時以諧語寬解一日國檢衣底出一大珠圓徑寸授君曰留此無用以遺兄君曰弟事解後此即可充貢僕無用處也居久之國忽得妄耗謂君曰事可無慮兄處此已久可暫出洗沐君乃出然國卽以其夕賜死君偕其弟入哭檢所爲珠已失之矣余識君在武昌總督署時同署復有吳門項君字直莽忘其名項君故浙江巡撫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母

憂擁妻妾居會垣并日事讌會爲人所發王亦知罪且不測而積重貲至多因闔門召幕客散給之數或三萬五萬不等屬曰若無事歸我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之時項適省親歸不及預後數日至王唄之曰日前少有分餉而君不來何遲蹇若此項固寒士又極知足則對曰暴得重金不祥前日卽在亦不願預王笑置之居數日王甘肅匿災冒賑及監糧案併發卽日逮入都諸幕客竄已無影項獨送至鎮江王強項曰必送我清江浦俟登陸乃返項允之同舟渡江王忽慨然曰幕中某某吾待之極厚竟無一送我者今走千里反在君吾愧君甚因懷中出一硯曰此宋蘇文忠公物也籍沒時獨寶此不忍舍故尙在耳以贈君

倘入都後蒙 恩不死異日必措萬金贖硯復賦詩一章
贈項王入都卽伏法後項幕橐稍裕感王意別購一室貯
此硯及所贈詩不一歲室毀于火硯及詩並煨燼後幕客
得王重貲者五年內不病死卽子嗣天絕無一終饗其利
者余嘗謂毛及項曰二巡撫者谿壑可謂不易滿矣至谿
壑一滿而要領復絕徒使已受惡名而人饗其利計亦大
左甚至饗其利者不身死卽嗣絕是貪吏之金與酖毒又
何以異癸亥三月暴書得君此札跋竟復書此以爲服官
者戒

新修蕩嶺道記

蕩嶺界宜歛間爲歛休甯太平旌德要道其高徑二十里

逶迤倍之大約道險澁南北合百里行其間者褊莽塞天地
藤蔓翳日月澗水犂石之礙路者隨地皆是且不特此
陰翳晦莽則蛇虺穴之狼虎窟之盜賊奸宄竊發者亦必
于此焉統計一歲中顛而踣以迄遭援噬攫網利刃白梃
頽斃者常接踵兩府皆視爲畏途然舍此則無別道程君
光國自爲諸生時由歙縣赴會城鄉試道常出此君貧甚
一囊一繖恒自負戴蓋自上嶺以至平地凡數百休乃得
至焉目見行道者之難心竊憫之自諸生時已立志修嶺
上下道然力不及也後五舉不售遂儒而兼賈生計稍裕
卽決意爲之薙莽鑿石剗峯填塹危者夷之狹者濶之幾
及百里以歙石易枲不可用本山石不足復自新安江輦

載浙石青白堅久者補之長七八尺至四五尺不等皆隨道之廣狹築之咸自履勘不假手于人蓋蓄數十年心力甫得就焉卉莽去則搏噬者無所容道路夷則奸宄亦無可托足于是行者始不避晝夜不慮霜霰霖雨徃反百里均若行庭宇間又慮道渴力乏之無所憇也嶺半本有舊刹狹陋過甚復興工庀材築樓數十楹自此行者有所憇渴者有所飲暮夜者有所棲宿而君之心計亦瘁矣嘗讀宋史南康軍有大庾嶺道尤險阻宋嘉祐八年蔡挺提刑江西兄抗漕廣東乃淘土爲甓各甃其境仍夾道種松以休行旅又立梅關于嶺上以分江廣之界夫同一嶺也抗挺兄弟以兩路持節使臣集十數州之力發官帑驅遣民

夫然尙數歲始成人猶詫爲盛舉今程君以一諸生不假人力數百年來兩府人所欲爲而不敢爲不克爲者竟以一手成之其智勇又豈抗挺兄弟所可同日語哉語曰活千人者當封率計一歲中行是嶺者不下十數萬人嶺道之成其堅久可垂四五百年則程君之所活者人數又不可以億兆計矣君儒者固不祈報然天之所以報君者必有在也君卒後四年余始自旌德以事赴歙道出于此感君德在人而又恨不及識君也爰爲記修築歲月以貽來者云君之于文選郎振甲在京邸時與余善亦能隨時修整此道不使圯壞庶幾能承先志者

洋川毓文書院者旌德縣洋川鎮人譚君子文所勗建也君以勤苦起家有貿易在廬州府之雙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負行囊數日輒往返以爲常五十後家稍起卽割其資之半勗書院于鎮之洋山費白金二萬有奇縣固多富人十倍數十倍于君者不下二十家倍君及與君等者不可數計始皆笑君所爲及書院旣成走數百里延師儒之有名者主其事而折柬招江以南四府一州之士肄業其中購橫舍百間各有床几各置戶牖庖湏負笈至者若家焉規畫井井與江南北都會之地所創建者無異君又節嗇衣食時市珍異以饋師及生徒之勤學者簡省日用購經史子籍各書以貽多士之能讀者于是始之笑君者

亦均遣子弟受業焉君自幼時已棄學爲賈然性酷嗜書
一日輒兩至院中聽諸生讀書聲以爲樂院中自講堂及
橫舍外又就岡阜之高下曲折建爲亭館廊廡有塔焉以
備遠眺有樓閣焉以備文譙游息蓋勝于君所居室遠甚
余自戊午歲以弟喪乞假歸君卽請于大府欲乞爲課士
師然未久余復入都又以罪戍伊犁不果至也及自伊犁
歸之二年君又遣冢孫來以前約請余感君之意又以地
居萬山之中可借以避讒謗遠塵雜也館于是者二年君
暇日請曰書院之成不可無記記又非先生不可余諾之
君名廷柱年已七十一歲孫正治已補博士弟子亦勤學
有聲蓋君能爲人所不能爲又使數府士子藉此以知實

學勤踐履則君之有益于其鄉者又豈僅賑饑卹患葺橋
梁施醫藥一時之事而已哉行且食其報矣嘉慶八年歲
在癸亥三月望日陽湖洪亮吉記